

石遺室文集

自敘

生平無韻之文無慮二三千首教授京師武昌各學校說經之文數百首論史之文數百首論文之文百十首佐幕臺北武昌草奏書札數百首賣文上海十年壽言卽數百首雜報論說又數百首其少時里居課經義治事詞章於書院者不數焉今皆棄不取尙有數百首屬於記載告語各類不於吾身尙存擇其稍雅馴者都爲一集則前所云二三千首中流落人間必復不少異日有擴拓旁述謬附知言而代梓之者則多非吾心所願存死者雖未有知而隱隱不甘之情鬱於天壤亦何惜不預爲之所也故刪存如左其編次體例詳於與姚君鰲劉洙源書中云癸丑重

陽節石遺老人書

石遺室文集目錄

卷一

張之洞傳 劉銘傳別傳 林旭傳 吳保初傳

卷二

先室人行述 丁叔疋徵君行狀 禮部左侍郎張  
公行狀

卷三

高蒲孫墓志銘 王蘭生墓志銘 木庵先生墓志  
銘 三兒聲被墳志 戴母王孺人墓志銘 饒氏  
女墓銘 日本曇華和尚塔銘

卷四

記先君子遺事 記先妣事 書仲容六姊事 書  
張相國軼事 書姚石甫張亨甫兩先生事

卷五

行抵臺灣內山加九岸記 遊君山記 歸途望大  
別山記 出居庸關記 登太山記 遊明陵記  
蕭閒堂記 文筆山生壙記 遊西苑記 小玉屏  
山記 小雄山觀瀑記 遊方廣巖記

卷六

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 請大學經文兩科學生  
由各省保送議 奪情議 鄉飲酒禮議

卷七

送高嘯桐出都序 送馬通伯南歸序 送胡瘦唐

御史歸新昌序 送陳劍潭南歸序 贈姚叔節序

卷八

與唐春卿尙書論存古學堂書 與秦右衡學使書

與俞恪士學使書 復江叔海書 慰羅揆東喪

幼子書 與姚君慤劉洙源書 與戴聖儀書 與

梁衆異黃秋岳書 復劉洙源書

卷九

考工記辨證敘 元詩紀事敘 重刻晚翠軒詩敘

譯日本商律敘 沈乙庵詩敘 海藏樓詩敘

石遺室詩自敘 補訂閩詩錄敘 夔夔堂詩集敘

陳仁先詩敘 東越沿革表敘 榕城攷古畧敘

說文重文管見敘 京師萬生園修禊詩敘 趙

堯生詩彙敘 何心與詩敘 羅癭庵詩敘 知稼

軒詩敘 劍懷堂詩敘 四朝詩史敘 書海藏詩

後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書後 方望溪書孫文

正傳後書後 戴南山詩冊跋 跋劉松厂畫卷

安徽學政關防搨本跋 書滄趣樓詩後

### 卷十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一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二

兄弟相爲昭穆辯一 兄弟相爲昭穆辯二 父卒

則爲母辯 南郊用辛說 北郊尙右說 社亦尙

右說 四郊迎氣祭天辯

卷十一

次男聲漸哀辭 伯兄木庵先生哀辭 澹庵鄭先

生哀辭 朱芷青哀辭

卷十二

小池賦 竹贊



石遺室文集卷一

侯官陳衍

張之洞傳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穎偉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時粵匪方熾詔廷對勿拘舊格式之洞縱陳時事然終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校士錄出天下傳誦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徧按經策遺卷名下士無

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輜軒語書目答問教士道成以來士  
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畧識讀書門徑有  
詆謫書目不盡翔實稿非已出然不害其勵學愛士懃懃  
意也同治閒大亂初定朝廷尙兢業開言路言者競進頗  
黨伐同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  
以參劾爲能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曹久  
不放置吏倚畀之重自茲始矣未幾法越事起擢兩廣總  
督沿海驛騷方修礮臺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  
籌軍餉重顧廣西邊防兼濟雲南餘力及福建之臺灣皆  
百十萬以湘淮軍已暮氣王德榜潘鼎新輩連戰不利乃  
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告大捷爲自來中西

構兵所未曾有雲南宣光亦捷法人勢大屈免英人議和  
急請停戰政府慌且闇遂從之之洞力爭且密飭馮軍速  
戰朝旨終連責不得已乃退師粵俗多盜多海賈以博爲  
生闖姓尤非法士紳分肥闖姓者遇童子試鄉會試限稍  
僻之姓射其中否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有代之作  
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籌餉  
無所出則且因勢而重征之歲入恆百十萬中國幣制銅  
錢外向用生銀互市口岸則用外國所鑄銀圓漸及內地  
乃創鑄龍文銀圓小銀圓造兵輪船商輪船設水師學堂  
諸要務繁然興矣時鐵路風氣未開惟臺灣巡撫劉銘傳  
言之最早疑阻者衆之洞以爲鐵路國之脈絡無鐵路是

人身無脈絡也無幹路是無督脈也乃建議首辦蘆漢幹路而後西達秦晉南通湘粵中朝因調督湖廣湖廣治武昌督撫同城自胡林翼以湘軍戡定武漢開辦釐金籌餉察吏事權一歸巡撫總督拱手而已之洞至興鐵廠槍礮廠紡紗織布操絲製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劑盈虛攬鑄東三省雲貴四川各省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用從事陳衍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千萬餘利至千百萬繼而鄰省競利分畫行用疆界而閉塞滯銷矣又繼而京師集權禁限各省鑄造而銅幣業已充斥值亦貶矣議者咎銅圓之漁利病民直不足當十

然一文錢既極敝而乏絕無銅圓卽無以交易失在銅價既貴當用金銀主幣不當用銅有主幣補助幣乃有限制銅圓特一時濟急先鑄者暫獲其利耳湖北爲數省要衝若鹽斤加稅土藥加稅罷釐金行統捐開富籤票歲入增數百萬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堅實漢口後湖漲灘大冶崇通鐵煤礦會城內外築馬路闢商場生活窮民無算用以添造槍礮及淺水兵輪首開速成師範兩湖完全師範方言文普通中小各學堂選派學生留學東西國甲於各省先於各省其講武則武備將弁各學堂練軍全鎮礮隊輜重各營罔不具備湖北列在小省攤京餉攤賠欸至方駕江南焉庚子之亂革王載漪矯旨命各臺吏攻擊居留外

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中權兩江總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未幾景帝孝欽太后相繼崩殂少帝立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濤典水陸軍載洵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藩典兵至於椎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各語天下誦之生平獨立無奧援惟高陽相國李鴻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爲爲然剛毅翁同龢尤惡之

戊戌景帝召將內用翁以留辦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  
天資稍遲鈍而精力過人文章經濟之學弗得弗措思深  
憂長眼光因之及遠長慮却顧亦閒坐此宏獎知名士無  
不羅致然不與謀政事所用多雜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  
無薦剗爲公卿大臣者

論曰傳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  
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強閉關絕約人富強已貧弱猶爲此  
言非騃則狂易耳中國士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  
土從而百端詬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  
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挈短長去之尙遠而中國居高位  
者遂未有其人闡姓籤捐之類固不軌於正鐵廠紗布絲

味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一擊不中  
誘者引爲大戒豈不誤乎獨銅圓鈔票暢行時衍請以中  
國所自有金鑄造金幣以數百萬建織呢大廠可支三十  
年國用遲回審顧未之能從滋可惜耳爲專制之說者至  
謂開學堂遣派遊學練兵造械爲亂階彼驪山囚徒又何  
嘗負笈之學子耶

望溪守退之義法戒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然列傳  
創於司馬子長史記卽文士私作多同時人張廣雅相  
國在清末最有關繫見聞之真殆無如余特援子長例  
爲之冒望溪之不韙所弗恤矣衍記



劉銘傳別傳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面黃黑疎麻隆準粵捻匪婁被創羣呼劉麻子相驚軀不踰中人雜立稠衆中一望輒見若高出人表然十餘歲隨安徽按察使某爲材官某年方二十六私嘖嘖謂其官可及年不可及旋舍去隸李鴻章部下積功至直隸提督年亦二十有六三十有二封一等男爵矣京山北之役期鮑超舍圍其夜某時超失期銘傳軍遂大崩一夕數年精銳燬焉捻返迫銘傳與書記劉宗海騎駿騾狂奔數百里刃從腦後下劈及騎負痛益奔乃免髮際尙有一綫癡痕也由是切齒超鴻章數日不得銘傳消息以爲已死劉宗海云素惡左宗棠督辦陝西軍

務卽奏劾之退居常在金陵築水榭冠於秦淮喜學詩爲  
白樂天邵康節語甲申朝命督辦臺灣軍務銘傳時已不  
屑爲欽差大臣欲爲督撫廷寄下故挾數姬遊杭州西湖  
鴻章急遞促之不顧寄語曰非封疆勿相溷也鴻章爲婉  
陳加巡撫銜乃受命至臺北基隆不可守法人陷之退淡  
水布署防滬尾募土勇一戰克焉斃法人數十初福建巡  
撫未移臺全臺專政於兵備道遙受督撫節度時臺道湖  
南人劉璈號稱有才幹何璟爲總督兼巡撫事懦璈專橫  
事皆先行後白璟偶指駁則惡聲相向素輕銘傳武人無  
所知非眞巡撫臺北又挫劔臺南天險法人不至自謂有  
設備視銘傳如無物事事與忤和議定銘傳實授巡撫使

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璫贓巨萬及姦淫諸不法事列款嚴劾且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朝旨逮問下獄年餘將定讞縲首璫有貲傾家營救乃効力軍臺死戍所皖人劉秉章爲四川總督鮑超川人方死而獄興秉章鍛鍊之抄沒家產超妻死焉臺灣向受內地協餉歲數十萬金不能自立田賦悉入豪強海關稅安平滬尾二口隸鎮閩將軍銘傳爲巡撫乃收回不受協餉撫墾清丈益以茶葉樟腦煤鐵林木百貨之稅歲入且三四百萬金曾有城府恩怨分明奏議公牘不掉文詞能自爲最輕武人畜視之旣爲疆吏則又輕疆吏獨重京曹禮知名士喜談命相在臺時一日有相士極諛當相國銘傳嘆曰余武人也爲督撫已破

格那有爲相理相士力言法當爾銘傳曰果爾天下事亦殆矣麾之去命賞五十銀圓顧曰他日果驗再賞五百圓也自言五十六歲又當革職六十歲當死已而果然

論曰劉宗海又云西捻張總愚逼畿輔李鴻章銘傳皆奪官銘傳怒將變有不屑奴性之屈服焉撫臺則鐵路電線郵政礮臺學堂船商火器水雷諸機械製造於舉國未爲之日獨先爲之令居政府若南北洋大臣革命元功殆無有出其右者膺疆寄僻處海外地小不肆厥設施鬱鬱以沒偉大事業豈不以其時乎

林旭傳

林旭字暉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人祖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以循良稱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瀏覽羣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穎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瞻觀其少不颺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徧識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應童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啟超嚴復

諸人未幾中日構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蠶起京師強學會興旭奔走其間與張亨嘉等興閩學會與王儀通張元濟等興通藝學堂繁然有所爲矣旭窶人子然不能惡衣菲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瑜慶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藝伏案爲殿體書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澁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啟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

盍姑少俟既下第強使出都同遊杭州湖廣總督張之洞  
湖南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  
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  
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  
謀變更一切甚亟欲盡斥耄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  
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景帝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  
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  
爲則請景帝調用某某軍謀未行而后聞之四章京就逮  
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楊清秀與焉者相傳平日言得三  
千勁卒繫后手足有餘也旭死年二十有四無子有晚翠  
軒詩鵲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書陳衍學詩文辭有

崦樓詩詞集一卷

論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觀書談論片晷不少甯倦則  
斲矣鄭孝胥云殆古所謂鬼躁之咎徵歟畜於婦翁婦鬱  
鬱不樂乃援例官內閣中書被薦遂爲軍機章京中書充  
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謂元勳偉  
人豈多讓焉



石遺室文集卷二

侯官陳衍

先室人行述

室人姓蕭氏諱道管字君珮一字道安侯官人父凌臯公  
棄儒而商致多金年且七十始生室人次室林氏出也幼  
就傅讀書未成誦講解未了然於心輒廢寢食書法秀勁  
初學虞永興廟堂碑及柳誠懸後學衛景武碑生二十年  
來嬪長身頰立閒雅有容止先母鍾愛逾所生產長男不  
育病甚先母撫視憂泣數夜不睡衍家世貧生十年喪先  
君二兄以養以教既娶食指漸增乃析爨鄉試屢報罷束  
修膏火之入不足供事畜連歲產子皆不自乳乳媪雁行

立所有奩贈於以蕩然室人產子往往瀕於危癸未衍赴  
禮部試又將產子有戒心乃偕入都都下名勝遊覽殆徧  
嗣是衍旅食四方二十餘年室人無不挈兒女以從遊踪  
所至西上黠淡灘東望赤嵌山色泛西子湖憇靈隱天竺  
探韜光入雲棲立吳山俯錢塘江金焦北固石鐘大別諸  
山皆緩步造絕頂登黃鶴樓上琴臺達武勝關走許鄭衛  
趙燕之郊臨廣武渡大河踰蘆溝復入都遂卧病不起矣  
生平料理家計隨所入豐儉未嘗空乏子婦恆怪之庚子  
後擢節歲入力餘其半里中用有田廬果樹年少時欲博  
先母及外姑歡亦望衍成立功名二老既逝殊漠然衍有  
徵官遂以不爲學部之調頗阻之晚究心哲理見解迥異

尋常嘗著言愁說樂二篇寓輕世肆志之意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蟲不知有冰其於人也爲愚故愈愁以愚本無愁無所謂愈如其不愚未有不愁者愁之數以愚之數相乘除而境遇不與焉進乎愁者若憂患若悲哀皆愁變相人有禍在目前而不知憂戚至死亡而不知哀者非其天喪乃其天全也不知者其未來者也禍在目前爲未來戚至死亡爲見在未來則愚者不知見在未有不知者曰天下無見在卽見在卽過去未來不迎過去不留何知之與有然莫不知飽煖飽煖其見在乎既飽爲過去自一咽再咽以至數十百咽其閒有見在者矣寒之需衣自身之在衣皆見在焉若鳥之有羽獸之有

毛拔其羽刮其毛未有不鳴號者未飽而奪之食亦猶是  
焉及其既饜芻豢不拒蓋過去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至  
於崩城河閒婦人則若無事焉荀榮神傷以盡莊生則鼓  
盆高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原壤則登木而歌人之度  
量相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未爲充類至義之盡也大  
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猶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  
號蹢躅乃能去矣然如莊生原壤河閒婦人彼或有託而  
逃或出於此而入於彼也然則愚可學乎絕聖棄智塞聰  
黜明不能舉剖斗折衡爲例也剖與折一舉手之勞斗衡  
已失塞之而猶聰黜之而猶明非入定面壁不可矣若聖  
與智不以入定面壁而遂棄絕也造物之不齊也有得失

之辨而苦出焉所謂苦者皆其意有所欲得而不得與得之而不久失之而不復也何以欲得猶夏蟲之欲得夏井蛙之欲得井耳若夏蟲欲得乎夏之外以至於冰井蛙欲得乎井之外以至於海則多此夏以外井以外之境於意中不視止欲得井止欲得夏者已侈乎雖不得固無失其爲夏蟲井蛙也人情莫不好合而惡離好則欲其合而惡其離惡則欲其離而惡其合好惡無定在離合又無定在而苦樂生焉而命運之說起焉同者同聽同美同然言其大概也有大同實有小異有小異斯有大異菖蒲羊棗以至於痴不同者也環肥燕瘦以至易內好外不同美也黨牛怨李劇秦美新不同然也而好合惡離則無不同然死

亡離也妃偶之不如願亦離也夭卒爲死亡壽考亦爲死亡相如得文君而如願相如不得茂陵女又不如願無他惡離故也人閒天上爲離山川舟車爲離異室異床異被亦爲離自身而外無不離者雖身以內亦何嘗不離不聰則耳離不明則目離齒搖髮落則齒髮離面枯則顏色離體疲則精神離昔昔夢爲僕則富貴離昔昔夢爲帝則貧賤離大夢覺則魂氣與軀壳離合者其傳舍離者其歸宿其本來也無愁有天子知有愁焉得無秦皇漢武不自安於夏蟲井蛙也劉禪陳叔寶庶乎近之說樂云樂無涯也而行樂有涯於是乎苦與樂相關如環之無端焉孟子榮啟期皆有三樂一至難一至易也而實無易之非難父母

妄得俱存兄弟安得無故不自主也若何而後不愧不忤  
無標準無界限也舜曰爲善而不愧忤蹠曰殺人亦不愧  
忤各適其道也堯舜不能保丹朱商均之不肖何以教育  
英才後世有以講學而門戶植黨而水火者矣曾何樂之  
足云榮歛期之樂得爲人其不得爲人之不樂吾無從知  
之可無辨也必樂爲男子則婦女將絕跡於天壤乎必樂  
乎老壽則曰幼曰弱曰壯曰強曰艾皆將汲汲顧日影而  
戚戚於死期之將至乎樂之高尙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譽  
富貴者所以供斯二者之瓊精用宏而已無斯二者而徒  
富貴不過藏貨財之藏土木偶像之衣冠而已感情名譽  
二而一者也有名譽未有無感情有感情亦未有無名譽

者感情易解名譽難言流芳千古遺臭萬年此所謂臭彼以爲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漢高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簡約至矣然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身外之物孰則非盜無已其殺人傷人有罪乎然以挺與刃以刃與政殺傷有得見不得見者矣古云殺之而不怨情欲之感則有之矣白道學者言之若污齒頰而自有千古者有樂道之者也蔡邕之哭董卓桓溫之慕王敦士各有志也自李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知德者鮮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此輕世而肆志也行樂云者道在振作而有爲因勢而利導急起而直追也然而有勝情矣又必有勝具有勝具矣又必有勝流三者備矣而所謂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以時勢造英雄者皆將以英雄造時勢乎然而英雄不世出時勢又不可待所謂陳徐應劉一時並逝也所謂期年之間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也故均之英雄有爲帝王者矣有爲將相者矣有爲盜賊者矣均之帝王有爲一統者矣有爲偏安者矣有爲割據者矣其遇順也德小者爲里胥爲縣大夫稍大者爲諸侯又大者爲方伯連帥又大者爲天子此下載而不數觀者也其處逆也能守一砦者環寇數千焉能守一城者環寇數萬焉能將十萬者寇至且百萬焉國僑楮柱弱鄭諸葛寔跋蜀中而秦政之并吞席卷又徒以土崩而瓦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造物無才而藉口於持平也且夫衆人熙熙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言衆人無識但顧目前之樂乎宇宙之大品物之盛猶大饗也聰明英秀之子猶上賓也禮行終日賓主百拜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肉乾人飢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此何爲者耶及卷三牲而歸之賓館則日晏人倦而思卧矣故鹿鳴之燕羣臣嘉賓常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故舊朋友盛世之元音千載而一時者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惟宴有泣下霑襟耳謝安石先樂後憂范希文先憂後樂二者未知孰得而孰失也娶媳十餘年尙未弄孫一女嫁後卽別去俱不介介於懷至於鬼神巫祝之類尤鄙笑不道故病革神明湛然無一語涉於恍惚者衍向來不作置妾想室人年過五

十見者謂尙未老嘗自言吾五十外卽當死兒女長大婚嫁俱畢及此面未皺頭未白而藏吾醜也又嘗言吾性好登覽然東南平遠山水亦畧遊矣其甚險峻非吾纖仄步履所能及者聽之可也敝廬築樓面烏石山吾嘗卧對逾月嵐翠撲簾帷異日更斥而大之誦詩習行草其中足以安神然天下事安得盡如人意哉初嫁時所居窗前有竹數十竿衍偶館於外室人攤書綠陰沈思獨往移居西門街小有池臺樹石居臺北高樓可以眺遠上海高昌廟官屋枕溪花木蒨翳室人時精力饒富佳日出遊外勤事筆硯兼課諸子讀書寫作寓武昌後十餘年則蕭散自放若將遺棄世務矣素善鉤稽喜考據之學成說文重文管見

一卷列女傳集解十卷蕭閒堂札記四卷然脂新話三卷  
平安室雜記一卷遺詩文長短句各一卷前後刊行論文  
極精審作者癡罅所在抉摘無遁卒後數年浙江玉環女  
弟子戴禮仿劉向列女傳體例撰清列女傳七編上諸國  
史館室人與焉其傳卽專述集解自敘云道管少喜汎覽  
繼耽考證以爲古經籍雖缺有閒而好學深思未有終不  
可知其意者北齊邢子才所謂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可爲  
斷章之取也戊寅己卯閒石遺方舍其詞章之學治說文  
三禮道管日閱古書閒有札記己丑里居西門街一日閱  
古列女傳至無鹽醜女篇言未卒忽然不見句福山王安  
人補注以爲殆不可曉疑是遁形之術云云道管曰忽然

不見者乃古人事理難明之詞並非遁形之謂大戴禮記  
武王踐阼篇五帝德篇皆可據爲左證也石遺方游湘乃  
貽書語石遺石遺報書謂盍繼王梁二家後爲疏證之學  
當爲王梁畏友也時道管所見列女傳止有郝氏遺書本  
且借人來者乃毅然自鈔寫全帙約十萬言不匝月而畢  
訂爲五冊並郵屬石遺爲購錢塘梁氏校注本其明年二  
月石遺持梁氏本歸五月至上海七月道管亦携家至又  
明年乃取王梁二家注校所未及與已及而猶未安者引  
書疏證且時下已意細書於向者鈔本之眉如長編焉旣  
而私念列女傳之學自曹大家虞貞節綦母邃三家全書  
佚不傳惟時時見於經典釋文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

詩正義史記正義史記索隱太平御覽等書所引不過百  
十處至國朝而王梁二家與盧校顧校段校孫校馬校諸  
本外若臧氏庸王氏念孫王氏引之馬氏瑞長胡氏承珙  
陳氏奐洪氏頤煊牟氏房王氏紹蘭輩皆以老師宿儒各  
有校正斷斷如也則不如廣羅衆家以爲集解若裴駟顏  
師古之所爲矣王氏之書長於詮釋而遠希班注故訓每  
不詳所從來梁氏之書長於校勘而近徵王本引據或不  
免於纏出然其得多失少則固以遠迫班趙而無不及可  
無疑也踵其後者固幸有鈿鑿之先施亦窘於要害之已  
據矣道管於各家雖閒有異同然依據必確不敢爲無徵  
之言如九嬪非卽九御管叔爲周公弟貨金非貸金民愛

其上非民惡亂於無別不必改亂從飢倦不必改亂天子  
不親迎春平君非太子嘉之類至若關內師疑卽司關司  
載疑卽司盟孟子不及師事子思乘居疑作乖居中牟爲  
范中行邑張儀詐楚爲懷王時之疑若與傳文偶有違  
異然古書所載傳聞時有異辭用備參考又裴松之注陳  
志之例幸勿以蠹生於木還食夫木譏之也後附贊云道  
管之才當代所推疏通劉傳詞簡義賅諸家訓釋集注益  
恢王梁流亞名重蘭臺室人前後產八男二女復不耐講  
究衛生數十年來夜寢必至四鼓或深談遂以達曙患血  
崩症十數年咯血復年餘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三長子聲  
暨次聲漸死於庚子天津之難次聲被前卒次聲訖女師

葛適吳鐸餘均殤中年取山谷老人語顏所居曰戴花平安室自撰記自書橫幅晚復取真誥語顏其堂曰蕭閒卒之歲衍作蕭閒堂五言長律三百韻哭之云



丁叔雅徵君行狀

君諱惠康字叔正自號惺庵廣東豐順人父日昌以諸生起家官至福建巡撫所至政績有聲君其第三子少豪宕不羈然習聞庭訓學問皆粗知門徑忽翻然有悟痛刮磨舊習發篋陳書讀之時巡撫公已卒家有園林富圖籍相傳同治初元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其舊槧名校精鈔大半爲所得若宋刊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或云十種或云五十餘種均歸持靜齋其最著者矣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汎其涯落筆爲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爲邑諸生不

屑求科舉雖爲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遊欲讀書南  
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舍去遊日本歸而  
參學務於廣州又舍去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  
利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爲謁鴻章陳政策鴻  
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  
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直  
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資下者猶舊青花  
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貲助之與曾習經陳衍姚梓  
芳吳保初羅惇融數人交最密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  
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妻卓氏不相中妾  
王氏產一子殤妾亦隨殞君方自里至都聞之悲甚又隆

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荒傷肺初病嗽上氣繼以歐逆遂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醫藥殞歛及歸其喪習經一人任之交粹芳最早嘗以獨山莫友芝所緝持靜齋書目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諸書移書粹芳商榷義例未成而卒有子女各一遺詩百十首存惇融衍處友人陳衍謹狀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

諱

宗器誥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誥贈一品夫人

祖

諱

振西誥贈光祿大夫妣于氏誥贈一品夫人

父

諱

鏡湖誥贈光祿大夫妣黃氏誥封一品夫人

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秦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泰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

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  
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啟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  
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  
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  
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  
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  
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  
魯韓尚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  
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旣鱗  
次排比猶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  
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厯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

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  
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土林爭購以爲命題  
閱博卽得未曾有也癸巳典試廣西充正考官徧按遺卷  
拔取以十數辛丑提督浙江學政時方改四書義策論試  
士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  
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  
經堂肄業名額杭州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  
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  
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慎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  
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  
抵衙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胡曾左中興偉人必有

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義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擒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

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檄委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譎脈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願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規模有所異同辯論斷斷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



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褫非來歷真確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清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游升卿貳學問優裕

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  
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  
張如亶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  
卒長子如怵早卒次卽如亶妾鄭氏出孫戴如怵出公薨  
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  
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  
學部主事陳衍謹狀

石遺室文集卷三

侯官陳衍

高逋孫墓志銘

自君移居城南不與余相密邇然無旬月不見者丁丑七月余病且死不出戶者數十日方怪君足音闐然而君赴至以九月六日卒矣力疾詣君家撫棺一慟君家人言惟舊患嗽上氣咯血七月減而復劇自寢疾至臨盡時時念余不來嗚呼以旬月必相見之人余病君卽以死不相聞知人事尙可保耶方余年十六家居城東北隅去家一牛鳴有舊蘭若花木疏野余讀書其中君家亦相隔數十武常來遊漸相稔君幼孤母入舅言殊少恩然識余七年未

嘗微見詞色而清羸善病實拂鬱於中然也既喪母余詣君不值老乳母抱君兒欵坐告余云君弱不好弄浸淫詩書美風姿而謹身如玉未嘗作狹邪遊故有屋數間田數畝衣食典粥殆盡習舉業足以凌躐儕輩而屢困不售婦邵氏幼隨父宦江南嘗談太湖山水君爲神往以語余余時亦蜷曲鄉井往往出門寫憂意行原野則迴汀斷港頽榭荒龕與君相邇而笑則徜徉買山果菱芡之屬充飢渴日既入不忍舍去有千百錢則沽酒相從老屋中談諧動隣壁亦渺不可得矣君諱鍾泉侯官人祖允煥名孝廉父某君既不得志於有司退學爲詩古文詞苦無師與余論極合則懃懃相質證甚愧無以益之然余讀韓退之孫可

之歐陽永叔王介甫文章其稱李觀賈希逸鄭絛王回至  
美而數君文采寥落無聞則窮困早死之由也君卒年才  
二十有三遺詩百餘首蘊藉清新似徐東癡宗定九之作  
不尤可惜哉君病中嘗夢前身爲某處童子司蓮池若干  
頃私折數花被貶余固未之信顧自君之逝常夢至一洲  
島在綠波萬頃中亭館花木一碧無窮知君居之而未嘗  
見君悽然而醒殆亦結想所幻言之者志余積思之深也  
君權厝西關外葬未有期余旅食四方先爲之銘將以歸  
諸其家銘曰

玉樹之長埋兮不一舒其枝柯玉佩與瓊瑤兮其聲魄以  
和吾知其奐若璵猛於山阿

故孝廉王君蘭生墓志銘

王君蘭生卒之四年其孤我臧至上海攜君遺詩一冊請爲敘余曰君生平交最親且久者惟故兵科給事中陳君琇瑩及余琇瑩早達先君卒余後死當爲銘幽之文豈獨敘君之詩憶余年十一先識琇瑩因識君君館法海寺鄭姓宅有花木池臺余與琇瑩時至釀飲爲樂君飲豪琇瑩尤豪時督學使者濟甯孫公毓汶試士重詞賦余與君前後爲縣學生琇瑩由拔萃中甲乙科入翰林余兩人困場屋逢大比年輒與許君貞幹陳君念祖數人結社爲文會下第余則束去一切舉業書取所謂詞章考據之學雜治之君則專意爲詩琇瑩與葉君大莊方持祧唐宗宋之說

君乃務爲清幽峭刻一路手鈔錢鐸石厲樊榭萬柘坡金  
冬心翁覃谿程魚門祝芷塘黎二樵諸家詩無三日不相  
過從多集念祖所念祖家近市對門酒樓飲輒彌日多言  
詩同飲者厭其酸目笑之君性復不廣遇生客斂容不一  
語人亦多弗之喜故獨與余親喜市書稍蓄善本時吾閩  
書價至廉列朝詩集售二千錢文苑英華缺一卷售五千  
錢海船雖通他方書買未得消息莫至者一家中落藏書  
展轉賣買不出一城之內故也余旣日益貧旅食於外君  
亦爲萬里遊從蜀學使者校文徧歷蜀中山水得詩數百  
首旬月郵寄余稿厚盈寸余遊臺灣巡撫幕時方奏辦撫  
墾內山番社臺人林朝棟以道員統土勇數營主臺中路

撫墾事聘君入其幕屯彰化萬山中終日瘴霧如澱已午  
僅見日君居數月病已而復病余與隔數百里月書札相  
勞問以十數瑣屑千百言殆無一歡者君有作文字時由  
驛遞加排單寄視未幾余內渡君益羈孤無聊越歲歸琇  
瑩督學河南君從之遊者一年辛卯始舉於鄉余旅食上  
海明年正月君至余奔母喪歸卒哭復來相見逆旅中別  
意甚惡次年余旋里不數日君復別去遊臺瘴氣所中不  
自知病日以深七月力疾歸已不可救八月某日卒於家  
體素羸戚友多憂其不壽方謂素慎疾可無恐也事母孝  
雖顛躓名場而刻苦力學志不衰若必得當以慰其親者  
自蜀歸絕少作詩之臺之豫皆無一字意氣寥落惟戚戚



無以養母是憂以死其身若預有兆朕者可痛也君諱景  
侯官人卒年四十三歲曾祖某祖某父衡士皆不仕娶陳  
氏生一子四女

銘曰齋志已矣遇如其詩齋而不頤蹙而不頥人爲之耶  
抑天實爲之噫

故直隸博野縣知縣木庵先生墓志銘

光緒三十有一年八月十七日我伯兄木庵先生卒於里居春秋六十有八遺命使衍爲志墓之文哀哉吾家順治初年自漳州遷福州傳至吾兄弟才六世自吾兄弟四入及其所出以外無期功緦麻袒免之親世讀書至吾伯兄年二十始爲縣學生員又十餘年始爲副舉人爲舉人先君三娶至吾母王氏始舉惟兄少通達當世務以文章名於時督閩撫閩使者徐公宗幹左公宗棠王公凱泰丁公日昌岑公毓英皆以爲奇才丁公薦諸浙江巡撫梅公啟照年六十有二始以知縣赴選得直隸博野適拳匪之亂起保定爲拳淵藪日夜煽動岌岌博野治無城署無垣兄

百方鎮撫有去而攻掠於旁邑者則不忍其官相誠以無累之也各國聯軍入都四出搜餘匪責供億措拄終年得無事以羸病乞休直隸總督李公鴻章手批稟牘有正賴保障一方語不聽去又二年乃得歸心力盡瘁咯血不止矣兄少有至性侍先君談夜深不忍歸寢先君見背初患痢數日遽劇兄剖股煎藥不效痛父疾非不治誤於無良醫乃散精力於學醫自是上奉老母弟妹各三人教養婚嫁惟兄是賴吾母育四男三女劬勞善病兄自京師歸不出調護者十有餘年喜爲詩屢棄少作村居陶江移居龔氏雙驂園武陵園前後與徐副將葆齡陳給事琇瑩劉縣令大受葉郡丞大莊劉州牧玉璋龔布政易圖陳閣學寶

琛遊具林壑琴尊之樂歲得詩百十首母卒徇沈兵備瑜  
慶之招出而遊江甯池州淮北潁州滁州蘇州以至作宰  
關河行役兵火豺虎之交亦未嘗旬月不爲詩兄詩天才  
超逸胷中不滯於物故與樂天東坡爲近中間爲後山放  
翁誠齋爲陸魯望皮襲美雅不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以  
爲能爲岑參李頎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所爲者爲然  
晚精詩律圈點老杜山谷全詩詩境益謹嚴益閒肆善說  
杜詩常有入人熟讀而莫究其作何語一經說解聞者爽  
然兄諱書姓陳氏字伯初晚乃自號木庵曾祖諱相貴妣  
吳氏祖諱起龍妣王氏溫氏父諱用賓妣俞氏黃氏王氏  
婺林氏賢孝無出先兄卒又娶李氏能文詞聘鄒氏皆早

卒二子敬舉人次敏國學生皆李氏出孫二人寅孫殤已  
孫孫女一人平生交友未嘗責望以私見有不可雖其寵  
妾愛子直言不徇有責善而無匿怨故始終親之者多居  
陶江疇野叟村童至於蠶戶問字求醫乞書畫者疇容接  
不厭後隔二十年許猶有歲疇入城持果蔬饋餉者所居  
雖客舍必焚香掃地儵若世外遇躑躅貧乏未嘗有抑鬱  
之意云銘曰

聞詩作者日可觀兄之爲之莫之先一官垂老備險艱詩  
中境地坦以寬吁嗟此室儼考槃

三兒聲被壙志

兒字冀伯生而肥澤玉色特異於諸兄弟祖母伯叔父母  
姑母皆絕愛之歲餘立門首見路上有蹙者學其狀挪揄  
之數歲屢跌傷額流血半椀許遂慧不如前嬉不好讀搥  
之不改稍長其仲兄聲漸千里貽書痛戒之乃折節嚮學  
教之讀習字屬文粗有可觀兼學英文四方轉徙數年方  
成嗜算學冥心覃思夜三四鼓不睡演草盈篋庚子之亂  
避地村居江水冷飲者多瘧寒疾兒尤甚癸卯娶婦王氏  
至睦甲辰秋舉一男不育相向悽惋未幾病誤服藥亦小  
愈矣其季弟病於城中呼之往力疾赴之遂大病寄居婦  
家竟至綿悞乙巳正月三日卒娶未二年也余與室人在

鄂以兒素善病未留意及聞病篤四千里路行六日至已  
不及見矣航海將至室人忽悽然曰吾兒得佳婦吾尙未  
見乃以孀見乎淚下如糜悲夫悲夫

銘曰幼而慧稍長而嬉長而孝友好學又從而奪之喪其  
子而孀其妻誰實爲之

饒氏女墓銘

長沙饒君石頑既以所撰明宮雜詠示余且言附錄中吾  
次女運璵所作獨多不幸以喉疾殤於甲午六月年廬一  
十有二有藕香館遺詩若干首既爲乞一二長者敘之願  
君破例賜之銘女字窈雲許字臨川李氏子疾作時吾遊  
浙未歸歸疾已殆則喜問兒近作某詩若何某詩視某詩  
若何某詩某詩嫉兒者謂非兒作兒死且不瞑其惓惓於  
詩名若此

銘曰韓氏女挈白氏金鑿女幼能詩孰如吾石頑



戴母王孺人墓志銘

癸丑冬十二月溫州玉環女弟子戴氏禮郵書告其母孺人之喪及行述千百言求爲志墓誥至哀痛禮前數年遊京師請業甯海章一山太史沈潛經史仿劉向列女傳體例撰清列女傳七編就正於衍寫定上國史館先室人蕭道管以著有列女傳集解與焉禮弱女子能力學自致若此皆母孺人之教也焉可以不銘禮之述畧曰先妣姓王氏玉環人外王父恩貢生槐江公長女外王父連喪諸舅氏惟存梅亭舅氏先妣甫笄力分外王母吳氏劬勞外王父授以詩書一覽無忘年十九來歸家君逮事曾王母王母兩世早寡生產託人經紀乾沒甚巨適江氏姑母有行

先妣出奩贈精美者畀之家君以歲貢生困於場屋交際  
投贈先妣必黽勉供億禮上有三兄經傳皆先妣講授長  
兄高弱冠遊庠仲兄傳文習武均早逝三兄揚理家政遂  
輟舉業故蘄禮問學有聞於時忍割慈愛命遠遊臨發訓  
之曰吾少慕讀書奪於婦功又無名師心滋憾汝能彌吾  
憾自吾視之男子女子子所生一也願守身如執玉吾系  
此至篤耳禮忍泣謹受訓閒歲歸猶抱置膝上詢以教學  
撫愛如嬰兒田產不能百畝先妣與三兄治生精覈儉約  
足自給以禮求學多費至衰病屏絕參朮然家君業師太  
平章涓東先生貧老流落吾鄉迎養終於家禮師一山先  
生鼎革後感時疾疢先妣欲以待涓東先生者待焉未行

而先妣患暴疾醫藥罔效於去秋九月二十一日巳時棄  
兄揚等而長逝矣壽六十有八禮自幼不問宮事長缺溫  
清雖於學粗知自奮然先妣顧而樂之爲日甚短天平酷  
哉行以爲女學者經史之謂非厘詞章之謂漢以來莫盛  
班氏西漢婕妤猶詞章東漢大家則經史矣清二百餘年  
婦女以詞章名無慮百十人湛深經史不三數人太孺人  
有子能讀書不幸早世乃以實學注意愛女甯夙願止此  
哉然太孺人之學識可知已孫四長玉琇早卒娶余氏次  
玉璫娶謝氏俱高出次玉球聘高氏次玉璫俱揚出孫女  
四曾孫亮節玉璫出曾孫女一葬於縣治蒲田村鳳凰山  
之麓

銘曰女有士行僕釐爾歛之壺內居家理含以化光哉經  
史玉環珥楫昔至止烏瀾龍見照清駛禮家有相景千禩

日本曇華和尚塔銘

日本林學士野尻君介其友大作君以曇華和尚行畧請  
爲塔銘余於佛學涉獵甚淺重違二君意不敢辭案和尚  
本姓畠山近江國蒲生郡日野村麻生町人父伴生助有  
男子八人三人爲僧和尚其第三男以東曆天保元年九  
月十九日入東京小石川區原町一行院受度師事本佛  
和尚本佛奇其根性啟牖甚力初名覺城後改本乘號曇  
華又稱昨夢庵安政元年移錫住持誕生院明治二十四  
年三月十三日示寂生年七十有七和尚和平明達而容  
貌如愚博聞強識言忠行篤練性堅苦薰陶後進訓誨鄉  
曲靡然德化焉

銘曰白馬西來達摩菩提爲震旦師留鉢傳衣旣信而述  
日出天子唐居其西文物名詞輸入斯時孝謙挈提桓武  
繼之八派分馳淨土有歧釋迦牟尼溫都闍黎迭爲推排  
越莫卧兒西土旣微東漸遂滋維新至茲舊典將漸然稍  
凌夷抱遺棄孳撰述紛披和尙之姿和平無奇貪欲老羸  
嗔恚疾災堅強忍虧薰德不回墨儒同歸泰然茶毗